

笔会

夜合花开香满庭：“门外”读辛丰年

谭苦盒

严春阳

辛丰年原名严顺晞。严晓星问过这个名字的由来，辛丰年却说不上来。“我们兄弟，还有叫严承晞、严应晞，好像承天府、顺天府、应天府，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又不是在这些地方出生的”。严晓星解释道：“这几个地方可都是‘龙兴’之地，先生的父亲严春阳可真会抢风水，不愧为转战四方的悍将”。

严春阳，字景晞，南通石港人。他有两妻四子六女，长子承晞，次子顺晞，三子奉晞（早夭），四子应晞，所用之字，正对应了承天、顺天、奉天、应天“四大天府”。诚然这四位公子是不必“在这些地方出生的”，但命名的初衷或本意，恐怕还是相仿的，即要求为人子者承他、顺他、奉他、应他，一言蔽之，就是必须孝敬他严春阳，尽管这老先生的思想还局限在儒家的那套伦理规范之内，却着实与“风水”无关。其幼女严瑞和所说，“兄弟们名字中的‘承、顺、奉、应’意思是继承父亲严景晞的事业”，大体得之，毕竟儒经有云，“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”。

据旧垒说，严春阳“初为装池之工，技绝精”，在清末时“投伍为卒”。而从军以后的事迹，据知之的《严春阳轶事》记载，“初任南洋第九镇兵，旋口机关枪队。清末北洋举行会操，向南洋借用机关枪，严乃率队前往。迨返，武汉举义，清社已屋，严折而至芜湖，任某营连长。至后辗转至鄂，入孙传芳部下。孙氏赴闽，转战数年，严已任为谢旅团附，游升团长。去岁孙氏入浙，严随谢氏驻军松江。此次孙氏军兴，谢欲得淞沪，委严为戒严司令，严乃不费一兵一卒，坐镇淞沪”。另据殷民《严春阳小史》，则谓“严投江苏陆军三十三标充中士，擅器械操，既退伍，任陆军中学助教。光复后，至鄂投王占元部下为连长，以劳绩升营长，率所部驻白帝城，大病几殆。病愈改隶孙传芳部下为团副。江浙拘兵，严在宜兴，

尝苦战三昼夜，立功升护路队团长，颇赖信任之。泊乎今日，兼缺三四，坐镇沪滨”。虽然说法稍异，但称之为“转战四方”，倒还切实。1923年7月，转战到了湖北宜昌，辛丰年即生于途中，那晃悠悠的轿子，是在襁褓里“所拥有的第一个记忆”。

严瑞和说，严春阳起初是直系军队的伙夫，因在混战之中救过首领孙传芳的命，受到重用，“不断升官发财”，可是“我父亲做了一阵后感到很累，想想还是不愿做军人，于是向孙传芳提出换个工作”，而孙传芳看严春阳“确实不像个能打仗的军人”，因而做个顺水人情，留他在上海做行政官吏。所谓“悍将”云云，可能就未必了，终究还是略差一筹。

徐霞村

辛丰年在《想重读而不可得的书》之中曾提到过《巴黎圣母院》的旧译本《活冤孽》，“昔日读此书最受吸引的是怪人登楼鸣钟那一大段文字。既富诗情，又有乐感，雨果像在赋诗，译文也酣畅极了”，却不知道“俞忽这位有特殊魅力的译者是谁呢”。后来辛丰年遇见了“几乎所有深受法语文学浸染的年轻作者都视其为领袖”的徐霞村，于是向其请教，但未料到“他一笑答道：就是我”。

《活冤孽》是共学社文学丛书之一，1923年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分为三册，每册封面标明“法国露俄著，皖黎俞忽译”。露俄为雨果的旧译，皖黎犹言安徽婺源（今属江西）。据金克木披露，《活冤孽》是一位工学院教授译的，即武汉大学俞忽。此人1894年生于婺源，1913年出国深造，1919年回国任教，著有《结构学》《静不定结构》，尤其后者“凝聚了他一生的心血”，若以《静不定结构》为其终身得意之作，《活冤孽》则是早年消闲之笔。

而徐霞村乃上海人，祖籍湖北阳新，生于1907年，《活冤孽》初印之时，年仅十六七岁，还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，“他

英语基础不够好，困难很大”，受课尚且不易，译书几无可能。1926年以后，在朱湘的帮助和鼓励下，徐霞村才开始从事翻译工作，而其首部译著（区别于译文）应是1928年9月开明书店印行的左拉短篇小说集《洗澡》。然而当时“开明书店《洗澡》的广告，不论是《一般》《新女性》《开明》《文学周报》上，都是赫然印上‘徐霞村先生著’几个大字，岂不是冒充”，因而有好事的读者在报纸上予以揭示，“徐霞村冒充左拉，是开明的老板拆烂污，是徐先生自己故意的，吾虽不得而知，可是冒译了著，总是不容否认的”。颇为意外的是，当事人徐霞村或开明书店均未见回应。倒是1984年6月，徐霞村在访谈中说了句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话，“那时钱君匋在开明书店画封面，广告也是他写的”。

至于徐霞村在辛丰年之前自称是《活冤孽》译者，冒名掠美，是否仿其故伎，“吾虽不得而知”，但明显地感觉到那一笑大有余味可寻。多年以后，辛丰年又为严晓星复述此事，“讲到这里，哈哈大笑”，而这一笑则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”之后不期而遇的喜悦感，与徐霞村“和而不同”。

1932年1月，淞沪战事突发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“总务处、印刷所、编译所、书栈均被炸毁”，其后“将需用较切各书先行覆印，惟是图版装帧不能尽如原式”，而次年覆印的《活冤孽》封面文字改为“露俄著，俞忽译”，即作者国别与译者籍贯均被刊落。如辛丰年当年所读就是此覆印本，固然不曾了然于译者的相关情况，因而受了徐霞村的迷惑，也未可知。

王蓬常

1938年，因为家乡南通沦陷，十五岁的辛丰年随家逃难到上海，居停于三马路。一日，“走过上海赫德路一条弄堂口，无意之间抬头一看，弄口上方标着‘春平坊’，不觉为之一怔”，辛丰年思忖

着，“这不就是王老师的弄堂吗！要不要进去拜见已分别了四五年的先生呢”。

此王先生即王蓬常。1931年，辛丰年侍父居住在上海，而王蓬常时任大夏大学教职也在上海，经人介绍，王蓬常被请到辛丰年家兼任塾师，“先生当年才三十出头，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，令人感到既庄重而又不难接近，有时还有亲切之感”。可惜的是“这种如沐春风的日子并不长久”，1933年，辛丰年将重归故里，王蓬常的“一部《孟子》也刚好教完”，于是“淞江惜别”。

当日，辛丰年在弄口“踌躇了一下”，想到“1934年父亲去世，先生亲自来江北吊唁之后，我已三年未见过他，不敢冒昧叩门”，而且“《孟子》已丢在脑后了，见了面又能提出什么来请益呢”，所以“最终还是走了”，但是遗憾始终萦绕在心。其实，即便当时去叩了门，辛丰年也见不到本师的，因王蓬常此前已移居了。

1930年，王蓬常赁居于春平坊五号，其夫人沈静儒同在，夫字涤如，妇字穆如，“颜其阁曰‘双如’”，以寓“两皆如意”之义，然而事与愿违，“竟为吾夫妇忧患之始也”。据王蓬常自述，“未三月，而余病伤寒，几殆，又三月，而丁先大夫之丧。二十年，倭寇辽沈，二十一年，遭‘一二八’淞沪之变，变动，复苦贫困。又五年，而‘七七事变’‘八一三事变’相继作，自此东南沦为犬羊窟穴，屢欲脱去，终以母老病，不获行，草间偷活者八年”，而其居处也曾数改。1933年迁康脑脱路同康村五号，1937年移汶林路汶林村二弄七号，与辛丰年所在的三马路愈来愈远。纵然师弟子再相逢，“当此国家多难之秋，南北门户，已与敌共”，恐怕不免对叹一句，“如苍生何”。

健忘症

辛丰年说过的，“记忆衰退不但害得我不能积累自己的新知，原先那一点点可怜的老本也在贬值”，诸如“年轻时杂览的古文、古诗、章回小说、笔记、野

史……今天回忆起来统统变成了雾中花、水中月，记不全记不准了”，所以“健忘症是人生特别是老人的最大苦趣”。

在严晓星的怂恿下，辛丰年以古稀之年写就《六十年前的惜别》，追忆其塾师王蓬常，虽然篇幅不大，却清通而简洁。至于想望其师丰采，如课徒时，“为了启发我们提高兴趣，先生讲过朱洪武叫永乐帝和建文帝对子的故事。朱元璋的‘风吹马尾千条线’，他儿子对了‘日照龙鳞万点金’，孙子对了个‘雨打羊毛一团糟’”，如坐春风，令人自化。

“御对”故事出自明人王泌《东朝纪》，后之神史野乘多有转录，“一团糟”均作“一片毡”，如此，其句律和词性才对得上（不仅仅是顾随《苦水作剧》在借用时说的“平仄不倒”）。明代讲史小说《续英烈传》也演绎过此事，说洪武帝“回想太孙之对，虽是精切，却气象休囚”，所谓“精切”，指的就是格律，工稳贴切。“一团糟”云云，可能是辛丰年以俗语相混了。

到了八十三岁，辛丰年以水笔为陆灏抄录唐诗一首，并去函说，“虽然小时被迫练过写字，后来对书法也极感兴趣，我的字是很糟糕的，老来手颤，想再练也不可能了。附纸所录，是寡叔向所作”，题为《夏夜野乘多转录》。诗云：“夜合花开香满庭，夜深微醉酒初醒。远书珍重何曾达，旧事凄凉不可听。去日儿童皆长大，昔年亲友半凋零。明朝又是孤舟别，愁看河桥酒幔青。”以扬州书局本《全唐诗》对照，字句颇有出入，如“微醉酒初醒”作“微雨醉初醒”，显然又是辛丰年记错了。

据俞陛云《诗境浅说》，寡叔“平易近人，初学皆能解解。录此诗者，以其一片天真，最易感动，中年以上者，人人心中所有也”。而经由辛丰年晚年手颤手写，古涩冷硬，别有沧桑之感，令人动容，是非正误反倒是其次了。后来陆灏为严晓星也照录过此诗，沿袭其误，却于笔势恪守法度以外，不失轻秀之趣，快人心眼，亦为难能。

蔷薇处处开

严晓星说，辛丰年是“张爱玲迷”。但张爱玲“不大喜欢音乐”，甚至认为“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”。而辛丰年却为音乐着了大半生，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以后，仍然一念不忘。2013年，去世前夕，辛丰年还听过陈歌辛词曲的《蔷薇处处开》，“想不到我临死前还能听到这么美好的音乐”，至于如何美好，他却未说。回溯至2006年，辛丰年读陈歌辛歌集“有忆”，他说，《蔷薇处处开》是“雅俗共赏的，凡是多少了解一点‘孤岛’上乱世风光的老年人，会记住它，不肯忘的”，还说，“‘蔷薇’的旋律，美在平淡天真中的楚楚可怜”。

20世纪40年代，“孤岛”的雨夜里，有位歌女以尖细的嗓音唱着“蔷薇蔷薇处处开”，嗓音飘进张爱玲的房间，“偌大的上海，没有几个人家点着灯，更显得夜的空旷”，随后突然又响起日军警车的锐叫，“咣，咣”，如轮船的汽笛，凄长地，仿佛“大海就在窗外，海船上的别离，命运性的决裂，冷到心里去”。于是张爱玲质疑着，“在这样凶残的，大而破的夜晚，给她到处开起蔷薇花来，是不能想象的事”。而张爱玲依然“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在开着的。即使不过是绸缎的蔷薇，缀在帐顶、灯罩、帽檐、袖口、鞋尖、阳伞上，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”，让张爱玲在恐惧中支持着它的孤独。

陈歌辛之子陈钢说，“在上海的孤岛时期，父亲写下了《蔷薇处处开》，他用歌声为孤岛的居民带来一些小小的圆满和小小的温暖。通过对花的颂扬，通过盼望‘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’，来‘拂去我们心的创痛’，表达了对春天的向往。而张爱玲固然‘不大喜欢音乐’，但在中也并非无所受惠，至少她在‘蔷薇’的旋律中，感受到了辛丰年所说的‘具体的时代、地点的‘和声’”，难怪辛丰年说张爱玲是“懂音乐的”，即使在她看来“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”。

沈尹默何以号“秋明”

罗锦伟

沈尹默（1883—1971）先生使用“秋明”之号由来已久，现已发现最早使用痕迹为1910年镌印在“灵峰补梅图咏”上的“秋明”方章。这个号沈老年轻时就已经开始使用，和另一个号号“匏瓜”不同，“秋明”是时常用，一直用至其生命的尽头。

“秋明”之号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有什么出处？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，多围绕着沈老的眼疾展开，认为沈老想通过此号来表达祈望目明、奋发自励等含义。持此种观点者，或推测“秋明”源于司马迁《报任少卿书》中的“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”之句，取“丘明”之谐音“秋明”为号；或推测“秋明”即是“秋水”和“秋波”的代名词，比喻明澈的眼睛、眼神。

然以上仅是推测，据笔者先祖父燧麟公所言，“秋明”二字更可靠的出处，应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五言律诗《泛前陂》的

首句“秋空自明迥”。

先祖父罗燧麟，祖籍浙江上虞小越罗村，1910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海宁，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新闻系，曾任《中央日报》编辑，国内新闻版编辑，总编辑。1945年起担任《新闻日报》总编辑。解放后留在了上海，被重新分配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。1962年病退，2009年3月7日卒于上海岳阳医院，享年一百岁。先祖父罗燧麟的伯父，即中国著名文字学家“甲骨四堂”之一的“雪堂”罗振玉。

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，祖父从重庆迁回上海，任职于当时的《新闻日报》，担任总编辑一职。当时的《新闻日报》是相当于现在的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之类的大报。我的祖父回到上海后，购买了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宝安路13弄16号（解放后的门牌号码）的一栋日

式花园洋房作为住宅，这个位置接近于现在的溧阳路和平平路的交叉口。罗宅和沈宅（当时位于海伦路504号）都属于当时的狄思威路，分别在狄思威路的左右两边，从罗宅去沈宅也就几分钟的路程。1943年以后，狄思威路改名溧阳路，之后由于四平路的设立，溧阳路被截断了，原来狄思威路东洋街的部分变成了现在的海伦路，并逐步演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

一日，祖父去看望老友沈老。他和沈老早年就相识，现在是相隔不远的邻居，自然来去方便，常来常往。两人聊了很久，忽然聊到沈老号“秋明”的来源。沈老说“秋明”两字是出自一首唐诗——王维的《泛前陂》。诗云：“秋空自明迥，况复远人间。畅以沙际鹤，兼之云外山。澄波澹将夕，清月皓当闲。此夜任孤棹，夷犹殊未还。”在这首诗

里，“秋明”是“秋空明澈高远”的含义。虽然沈老从年轻时就有眼疾，可能无法看清远方，但是他的心灵却早已飞出屋外，飞向澄澈高远的秋空。是日，沈老还愿祖父之请，把这首诗书写了下来，赠送给了祖父。祖父拿回家后就把张贴在了家里书房的墙壁上。岁月流逝，沈老仙逝；风雨飘摇，祖父住居的墙壁也出现了裂痕，纸张开始出现破损，合着墙上的石灰片片剥落。我的母亲见到了，也就一片一片地收集起来，存放在一个杏花楼月饼的铁盒子里。时光荏苒，先祖父在2009年的春季过世了。先祖父过世后，这个铁盒内的碎纸在2011年经过了朵云轩的清理和装裱，现在由笔者珍藏。

根据这个故事故，再结合之前“灵峰补梅图咏”的实证，笔者认为沈老使用“秋明”在这个号号左右比1910年更早，或许是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。20岁的沈尹默，处于封建旧家庭中，娶妻朱云，长女沈令融已出生，正准备从老家汉阴举家迁往西安。风华正茂的他，望着明迥的秋空，憧憬着人生。当年王维也是20岁左右，从家乡出发去往长安，然后在21岁高中状元。沈老一生，与王维性情也很接近，多是不争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不正是沈老一生的写照吗？以上所谈关于“秋明”之号的问题，仅供学界同仁参考。

“禹划九州，始有荆州。”荆州历史悠久，是楚文化根脉之地。我们不少成语谚语都与之有关，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那个“大意失荆州”。在李白、杜甫、黄庭坚等大家的诗词里，荆州扮演着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。

与荆州相遇，在盛夏八月初。老天着实热情，艳阳高照，三十八九度没有一丝风。然而，心却为这座城市不断摇曳，为这个城市的历史底蕴、红色血脉、秀丽山川和风土人情。

第一站是国家一级博物馆——荆州博物馆，进馆晚了，青铜器来不及看到，感觉有些遗憾。最喜欢楚式漆器，黑红金三种主色调大气富丽，全国最大的猪型酒具漆具憨态可掬，细节迥异，极其精美。还有虎座凤架悬鼓，两只卧虎温驯驯服，各自背上的鸣凤翩若惊鸿，圆鼓稳居中央。虎座凤架鼓在湖北发现多件，唯有荆州博物馆的这个上过邮票，是当之无愧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随后到荆州古城，古城由水城、砖城、土城构成，铁打荆州，易守难攻。一部荆州史，半部三国志，三国战火硝烟，金戈铁马，雄关坚城却在大意之失中折。拾阶而上，登上宾阳楼，古城东门全貌尽收眼底，不远处是万达广场，历史的风瞬间就吹到了当代，完美奏响现代与古老的奇妙交响曲。

黄昏时分，到了沙市洋码头。此码

荆州小议

陆静

头有3000年历史，春秋战国时期就是楚鄂都外港，1895年沙市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内河港，每栋建筑形态各异，颇具异国情调。现在开发了文创园，晚上多是年轻人聚集在这里，灯红酒绿，既多巴胺又内啡肽。

“北有兵马俑，南有熊家冢。”这是乔羽老爷子说的。熊家冢考古遗址公园最有名的是楚王陵的楚王车马阵，因国家有主动挖掘帝王陵的规定，只挖掘了一部分，真车真马殉葬，威武壮观，阵势之大可以想见楚国之盛，也令人叹服。

我们这个年代生人，几乎都会唱“洪湖水呀，浪呀浪打浪啊”，第二天来到洪湖。洪湖湖面开阔，没有浪打浪，只有极其包容的平静。正是荷花盛开时节，泛舟湖面，采了高叶当伞，青绿莲蓬羽扇斜斜，硕大荷花令人惊艳，一怀收获一身大汗一船欢笑。那边，渔民表演的《洪湖赤卫队》片段有板有眼，赢得阵阵掌声，用当地人的话“只补贴两

三钱，都是对洪湖有感情”。岸上的茅草屋，两位国家一级演员驻场演唱，扮演的韩英宁死不屈，熟悉的唱段荡气回肠。洪湖是贺龙元帅的第二故乡，曾三下洪湖，瞿家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是必须去的。请了当地一位志愿者讲解导览，老先生头戴“不忘初心”的斗笠，精神矍铄，充满感情，带我们穿梭在粉墙黛瓦飞檐翘角的徽派建筑中，浓厚乡音的普通话大概能听懂八成，但感染力极强，忆当年峥嵘岁月，而今“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”。后来知道这位金牌讲解员叫瞿兆利，土生土长的瞿家湾人，讲了三十年洪湖故事，抢救了好多一手历史资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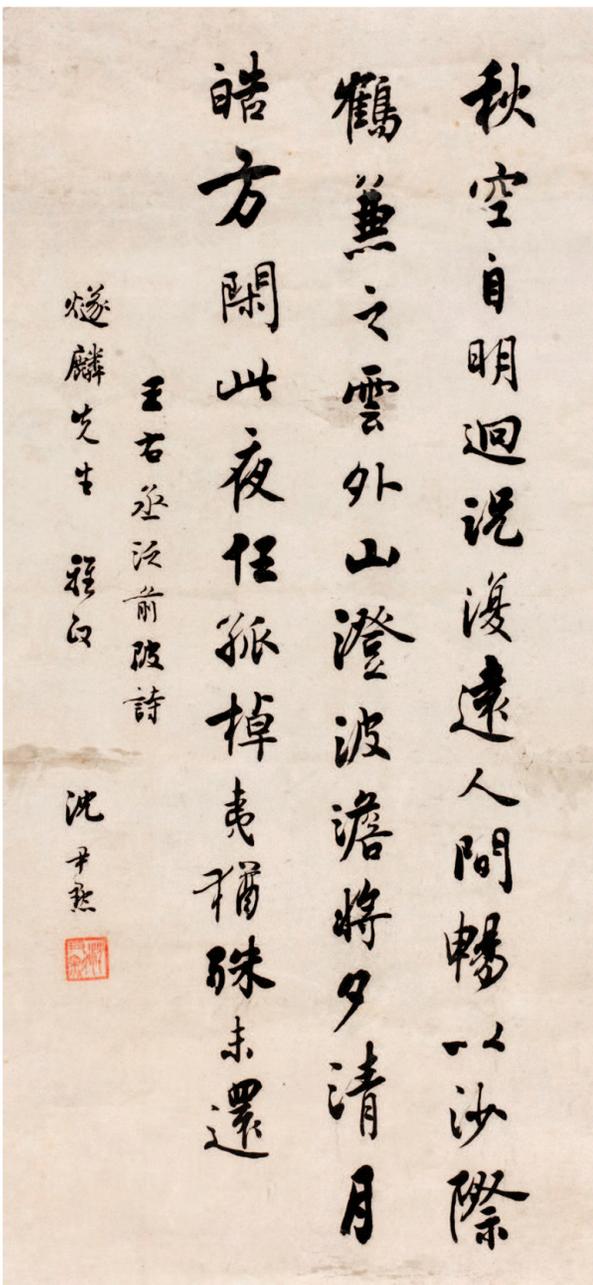
落日余晖中，我们驱车到了流水国家水利风景区。晚霞衬托下的流水大坝绵延九千米，气势恢宏，是亚洲第一人工坝。白天的流水湖水天一色，湖心岛、半岛山水相依，微风下波光粼粼，一步一景，壮美又灵气，好一幅泼墨山水图。我说像浙江千岛湖，当地

人不服，说胜过千岛湖，的确，至少“无不及”。

在荆州除了山川，饮食也是极具特色的。朋友盛邀体验下“过早”，就是早饭，于是奔宾馆自助餐去了一个类似市集早饭的地方。好多市民三三两两在露天排档里津津有味吃着早饭，烟火气满满。如约进门就被招呼趁热吃我软点预约的“锅盔”，我被丰富的菜肴深深震撼，这哪里是早饭，就是正餐嘛。火锅、鱼肉尽齐，居然还上了白酒，唯一有点像早饭的就是面条、锅盔。荆州这个地方鱼米之乡，从早餐品类就可以看出悠闲富足。

这次算真正领略了夏天在“火炉”，太阳暴晒，骨密度肯定激增。但荆州的很很爽气，到了室内阴凉处，皮肤不会黏黏难受。最热情的还是人，三几十年老同学相聚，同学夫人温婉美丽，事无巨细，周到至极，一如如故，拍照技术了得，卸下了我家那位重重的心理负担，可以放飞喝酒叙旧，不用管我们。起先，我老觉得荆州室内空调温度不行，后来才知道原因，荆州人的热情与桌上的火锅数量成正比的，四五个火锅在桌上，空调势必蒙冤。

南京六朝古都，人尽皆知。而荆州六朝34位皇帝在此建都，出过138个宰相。到湖北旅游，别只想着恩施、神农架，荆州自然风光、人文历史皆值得驻足玩味。四天荆州行，太不够啦。



沈尹默书王维诗《泛前陂》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公众账号